

延安、北京、莫斯科

江青艷史之十六

● 劉昌博

前夫唐納作歌寄情

江青於一九三七年民國二十六年夏天，中日戰爭爆發後，離開上海，輾轉到了延安，仍與她的第三任丈夫唐納，藕斷絲連，暗中有聯繫。

江青在延安得知唐納在重慶，生活窮困，十分潦倒；她爲了眷戀舊情，逐月從延安托人捎送十塊錢資助唐納。每當唐納收到此款，友好們以艷羨的口吻取笑他：「美援」來了，意即「美人的援助」又來了；唐納的表情十分尷尬，頗有「最難消受美人恩」的感受。

他每次照例從中抽出兩塊錢，邀約幾位影劇或新聞界好友聚首「打牙祭」，在上清寺的川菜小館吃麻辣火鍋，暢飲高粱酒或大麴酒，權且在國難中相濡以沫，苦中作樂。在那段苦難的歲月裡，唐納沒有江青幸運。當江青離開上海時，唐納成爲大公報戰地記者，沿著京滬杭戰線採訪。這時，他改用「羅平」這個筆名，發表了許多戰地通訊

；有國軍以血肉之軀和優勢火力的日軍奮戰的翔實報導，也有日軍在南京大屠殺的血淋淋的暴行，更有千萬不願做亡國奴的同胞向西南大撤退的艱苦情景……。

唐納於一九三七年抵達武漢，他仗著在影劇界人頭熟，又有組織才幹，倡議籌組附屬於大公報的「大公劇團」；那時候，從上海撤退來的名星白楊、趙丹、舒繡文、張瑞芳、金山、顧而已等都熱烈響應。

唐納編寫的抗日話劇「中國萬歲」，由應雲衛導演，於一九三八年夏天，先後在大光明戲院及維多利亞紀念堂上演，轟動了武漢。

就在這時，唐納愛上了話劇演員陳璐。他爲了思念已仳離的嬌妻藍蘋（江青），心血來潮，硬要給陳璐改取了一個新藝名叫「紅葉」。據說：「紅葉」和「藍蘋」相對；因爲，他和紅葉「燕好」時，總忘不了藍蘋於枕席間令他銷魂蝕骨的點點滴滴，以至細微末節。

後來，唐納在重慶所寫的「千里吻伊人

」歌詞，據說是爲藍蘋所寫；這首歌當時由蔡紹序演唱，走紅了演藝界，成爲淪陷區及大後方的流行曲。

「天蒼蒼，

海悠悠，

鴻雁在飛，魚在游。

人面不知何處去？

綠波依舊歸東流，

……。

哪時在延安的江青，輾轉得知前夫唐納譜歌寄情的「呼喚」，芳心十分感動，遂透過特殊管道每月捎送十塊錢接濟，以示不忘舊情。

不過，當江青飛抵重慶醫治牙病之時，唐納已從困苦中解脫，憑他瀟灑的儀表，生動的文筆及充沛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他一口流利的英語；故而，能找到每月拿美金的優差。

他得到左派名作家郭沫若的介紹，榮任蘇俄駐華大使館的秘書，經常追隨於蘇聯大使夫婦左右，有時同搭飛機，有時陪赴盛宴



①1949 年毛澤東（左）赴俄訪問與史大林（右）合影。

②毛澤東（右）與女兒在延安合影。



，擔任翻譯工作，甚為得意。

那時的唐納，倘使想起九年前（一九三五年）在濟南一度為江青自殺的窘境，心中也會覺得啞然失笑吧！

江青背著毛澤東，偷偷的打電話約會唐納時；這位風流小生當時又有了新歡，他繼江青、陳璐之後，愛上了女演員康健，正打的火熱。

驚訝激動誘惑刺激

唐納突然接到江青的電話，情緒是複雜的，驚訝、激動、惶惑、矛盾、狐疑……的情緒，攪拌在一起，彷彿重慶的麻辣火鍋，各色魚肉蔬菜和各種調味品熬煮鍋內，熱騰騰的，沸滾滾的，既誘惑又刺激，還帶幾分膽怯，心旌盪漾，既期待又怕受到傷害。

他拿著電話筒，還未想到如何措詞的當兒，江青確定是唐納後，即以溫婉又堅定的口吻說：

「好久不見了，我很想您，我有好多話要對您講，今日下午五點半在重慶飯店餐廳會面，不見不散，別黃牛囉！」江青說完就「啪」的一聲，把電話筒掛了。

唐納連拒絕的機會都沒有，只好決定赴約，於是，他匆忙回到宿舍打扮自己，穿西服、結領帶、擦上「凡士林」髮油，要以昔日翩翩的風采應約，重溫舊夢。

他準時前往應約，見重慶飯店二樓餐廳戒備森嚴，氣氛肅殺，與往日熙攘喧鬧的情

景迥然不同。唐納當過報社採訪記者，瞥見餐廳內穿梭來往的人員，有些必然是國、共兩黨的「特勤」份子喬裝的；機警的他，不想去淌混水，惹麻煩上身。他寫了一張便條，叫侍者轉交江青，即悄然離去。

實則，江青那天下午於診所看了牙病後，便邀約了張治中的夫人、女兒及有關的親近友好，包下最大的一間廂房餐會。她的約見唐納，多半出于炫耀，倒不一定出於私情；否則，絕不會約在眾目睽睽的餐廳見面。她是希望讓唐納看一看她今日是何等神氣的「貴夫人」，已非當年的「吳下阿蒙」；叫唐納今後不能小覷她，她的好勝，她的炫耀，向來如此。

毛澤東張治中唐納

江青沒見到第三任丈夫唐納，但她的現任丈夫毛澤東卻見到了唐納；他們在酒會中握手時，還講了一句「和為貴」的話。

那是當時國府政治部部長張治中，為了歡迎毛澤東，在他家裡開酒會，發了一張請帖給唐納。唐納收到請帖感到納悶，為何會請他，可能因酒會看戲，但看的是「平劇」，又非話劇，無論如何輪不到他。但他仍抱著一種好奇心裡去了。

在酒會中，張治中故意拉唐納到毛澤東面前，介紹他倆相識說：「這位就是當年的唐納！」毛澤東一面顯得很驚訝，一面緊握著唐納的手，瞪著雙眼說：「和為貴」。

毛澤東的一句：「和為貴」，道出了他和唐納猝遇時的急智和幽默；同時，也反映出他知道江青過去的戀情，似乎並不在意，更不計較。

正因為這樣，當江青的第二任丈夫俞啟威（化名黃敬）、幾次從北平到延安開會、江青悄悄和他「幽會」，毛澤東何嘗不知情。有次俞啟威在延安患病住院時，得到毛澤東的同意，江青曾三番五次去醫院看他。毛澤東對江青過去的戀情和婚姻，是不究既往的；但他也不希望江青跟他算舊帳，最好不要干涉他另結新歡的事。他討厭第三任妻子賀子珍，因她太愛吃醋，干涉了他的「婚外情」。

江青在重慶住了一個多星期，她在那裡，有國、共兩黨「特勤」人員，暗中「保護和監視」，諸多不便，悄然搭機飛返延安。

寫信慰問情郎趙丹

第二年（一九四六）一月二十九日，江青又借口牙病，搭乘周恩來赴重慶公洽的便機，再度飛往重慶。

這一次很高興，她得知鄭君里（她和唐納結婚時的介紹人）在重慶，打電話約見他，鄭君里倒是如約來了。在晤談中，她極想知道舊時情人們的下落，得知她最懷念的情侶趙丹，於不久前離開重慶到上海去了。未能見到趙丹，她感到頗為遺憾。

鄭君里告訴她：一九三九年六月，趙丹

偕妻子葉露茜帶著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以及電影人士王爲一、徐韜、朱令明等，一起取道蘭州，前往新疆；不幸在迪化被盛世才逮捕下獄。

葉露茜被關了一段日子，獲得釋放，她出獄等了三年，趙丹音訊杳然，道路傳聞，他已死於迪化獄中。誰知，趙丹在被囚五年出獄，才知道妻子葉露茜已改嫁他人，他懷著悲痛心情來到重慶，不久取道雲南轉往上海。

江青得知趙丹的不幸遭遇，十分同情，便修書一封，寄給上海的趙丹，表示慰問之意。這封信的原文如下：

「阿丹：

世界上是有著許多不合乎人們主觀願望的現實。這次，我滿以為會看見你，可是恰巧我來不久之前，你離開這霧的山城。君里告訴了我一點你的情形，還給我一張你的照片。從照片上看還是那麼天真熱情，幾年的苦難沒有磨掉，這點是可貴的，也是朋友們高興的。

早些當我知道你們去了這樣一個地方（指新疆），我真覺得奇怪，不久又聽到你們受難的消息。可以告慰你的，是所有的朋友都為你們著急擔憂。

據我知道，能夠營救的方法，朋友們都用了；可是，後來我們絕望了，我覺得黑暗將你們吞沒了。去年無意間聽到一位朋友說，在一個宴會上看到你！我不信，而這個朋

友又不認識你，無法證實，結果問了別人，才知道真真是你；並且仍然在工作著，這多麼叫朋友們高興啊！

對於你這次苦難，過去為你著急而且惋惜，現在則又替你歡喜。不是嗎？『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就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你增加了一份財富。從壞處想好的方面，人會愉快的。朋友！你說對不？

我這次來重慶是專門為了治牙病，幾天之後我就回去。我希望將來看見你的時候，你有比以前更加成功的創造，你有比以前更加青年與堅強的工作精神，並祝你找到一個能夠理解你，能夠共同奮鬥的伴侶。

緊握你的手！

江青 一九四六年二月七日夜

情書發表由愛生恨

其實，江青寫給趙丹這封信的內容，只是對「老友」的懷念與關懷，滲雜一些友情的安慰，是十分含蓄的。誰知這封信於二十日後（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上海「世界晨報」及「時事新報」上同時刊登出來。兩報編者為此信加了大字標題：「藍蘋（江青）致書慰問趙丹」，副標題為：「從壞處想到好的方面，人會愉快的。」

在信函原文之前，編者用花框方式加了一段按語：「毛澤東夫人江青女士，戰前以『藍蘋』的藝名，蜚聲于上海藝壇，她在電

影方面曾演過『自由神』、『都市風光』等片。舞台上的『娜拉』和『大雷雨』中的卡塞琳娜，直到現在還留在觀眾腦際。在『大雷雨』中，趙丹便飾演她的丈夫奇虹而極博好評的；此後，他二人即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發表這封信，並無「政治陰謀」可言。可是在二十年後的「文革」時期，江青領導的「四人幫」，氣焰萬丈，聲勢逼人。那時的江青，最厭惡，最忌諱的是上海知道她「放蕩」底細的演藝界人士，視為眼中釘，必須拔之為快，以免揭露她見不得人的瘡疤。首批遭到「清算鬥爭」的人是王瑩、徐韜、鄭君里、顧而已等人，都先後下放勞改，折磨致死。唐納跑得快，到法國開餐廳，逃過一劫。

趙丹因發表了她那封私人信函——情書，認為罪大惡極，最難容忍；江青叫王洪文派「紅衛兵」赴趙宅五次抄查，旨在搜取她給趙丹的那封「情書」。可是，五次翻箱倒櫃的搜查，就是找不到那封「情書」；卻把趙丹家中所有的信件、日記及照片等，全部焚毀。

當時，紅衛兵已奉命在獄中害死趙丹，因未搜出「情書」，耽心他死後流傳出去，以致繼續「8」，救了他的一條小命。

江青過去愛過他，為何翻臉不留情？是她深恨趙丹不該擅自發表她的私函；何況還是刊登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兩家報紙上。

直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垮台，趙丹才被釋放出獄；至於，那封「情書」的下落，他始終不肯說出來。因為，就是那封短短的「情書」，害他飽嚙鐵窗滋味；但也救了他一命。他出獄後，曾經寫了一首詩：

「大起大落有奇福，

兩度囹圄髮尚烏；

酸甜苦辣極變化、

地獄天堂索藝珠。」

按趙丹於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一日病逝，享年六十六歲。

轉戰陝北苦中作樂

江青從一九四六年二月中旬飛回延安之後，沒有再去重慶治牙病。那是因為兩個月後的一次空難，嚇壞了她，那天（四月六日）中共代表王若飛、博古以及獲釋不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夫婦，從國外開會回來的鄧發等，同乘一架運輸機由重慶飛回延安，途經興縣時，撞在海拔二千公尺的黑茶山上，全部罹難。江青慶幸她早已回到延安，沒有搭上這班死亡飛機。

國、共談判終於破裂，在重慶簽訂的「雙十協定」，被漫天的炮火摧毀。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六日，國府軍隊大舉進攻大別山和太行山等解放區，從此內戰全面爆發。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延安上空出現成群飛機，機翼上漆有青天白日標誌，投下大量的炸彈，濃煙沖天而起，結束了延安的

平靜生活。

自一九三八年，江青和毛澤東結婚，直到一九四六年已快九年，這九年的婚姻生活雖說是艱苦的，在延安的窯洞內兩口子偶爾醋海掀波，或爭吵打鬧；但畢竟是安定的。說實在的，江青進入延安以來，還沒有經過日夜被大軍追擊的戰火波及。

胡宗南進攻延安的大軍有十六旅，共約二十三萬人；毛澤東為避免被殲滅的命運，忍痛於三月十九日放棄延安。從此，江青跨上馬背，跟隨毛澤東開始過著動蕩的戰爭生活。

在轉戰陝北的日子裡，疲於奔命，朝不保夕；毛澤東沒有時間和心情搞「婚外情」；江青的職責仍是照料他的生活，同甘共苦的患難夫妻，倒也過得相安無事。

每逢行軍休息，江青以主席夫人的身份，為了鼓舞士氣，有時當眾唱一首流行的愛國歌曲：「義勇軍進行曲」、「大刀進行曲」及「在太行山上」。

江青七歲的女兒李訥，在她的熏陶下，此刻成了「名角」，李訥會唱京戲，來一段「打漁殺家」，一派江青風度，會博得一陣掌聲，毛澤東也誇讚她：「訥訥成了我們陝北的小名旦囉！」江青則在一旁用嘴哼「隆格里格」，用這「腔調」代替京胡，給李訥伴奏；聽見毛澤東誇獎李訥，她得意的笑了。

這就是江青和毛澤東，在轉戰陝北時期

，苦中作樂的唯一方式。

胸乳風波整聶榮臻

一九四八年三月間，這時中共紅軍在華北各戰場大有進展，毛澤東率領中共中央機關，先後從陝北米脂縣楊家溝東渡黃河，經山西進入河北西部的阜平縣，住在城南莊。

四月十日夜裡，江青陪著是「夜貓子」的毛澤東一起工作，他起完草通知「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新政治協商會議。

那晚毛澤東的心情很好，因為當時東北已變了顏色，北平指日可下，他的自比「秦皇漢武」的皇帝夢快實現了，於是想到「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他起完草已快天亮了，但仍精力旺盛，性趣勃勃，不想睡覺。於是，他摟抱江青上床，要她使出初次偷情時的「絕活」，淋漓盡致的陶醉一番。

他倆正在床第如痴如狂，欲死欲仙的時候，城南莊北邊的山頂上響起了防空警報聲。這裡距離北平不太遠，跟延安不同。在陝甘寧邊區，敵機一入境，馬上用電話通報延安，那裡老早就拉空襲警報。在這兒只能看見敵機時才放警報，聽見警報時敵機已光臨了。

這時，毛澤東和江青正在「辦事」，哪裡能夠及時「剎車」；衛士們已在房門外敲門，床地下的大地便猛烈一震，三顆炸彈一齊落在毛澤東的房屋左側。只是炸彈沒有爆

炸，尾部的陀螺仍在飛快的旋轉著。

衛士們見情況危急，破門而入，於晨霧與灰塵的迷濛中，簇擁著毛澤東和江青朝防空洞奔跑。

這時，又是一批炸彈扔下來；這一回炸彈猛烈爆炸，把毛澤東住的院子炸得黑煙沖天。如果，他倆晚一步離開那裡，必然性命不保。

他倆人被簇擁著進入防空洞時，湊巧當時擔任中共晉綏軍區司令員的聶榮臻也跑了進來。

他瞥見毛澤東衣衫不整的狼狽相，尤其是江青身上只圍了一條大毛巾，兩隻白嫩豐盈的胸乳也大半露了出來。聶榮臻愣住了，沒想到要及時迴避，他還本能地盯住江青幌動的胸乳瞄看了兩下，臉上流露出驚訝與諷笑的表情；使江青尷尬不已，惱羞萬分。

江青惱怒聶榮臻偷看了她的胸乳，事隔二十年後，在「文革」時期，她誣指他「謀害」毛澤東，欲置聶榮臻於死……這次的「胸乳風波」，江青趁機整垮了聶榮臻許多親信的幹部，有些冤死獄中，枉送了性命。

實則，這次的炸彈危機，是潛入城南莊的國民黨特務孟憲德的「傑作」。他收買了聶榮臻軍區首長的小伙房司務長劉從文，偵知毛澤東和江青住在城南莊。於是，他迅速將毛澤東住房的方位，密報北平國民黨特務機關，國府軍就派了三架軍機前來轟炸，害得毛澤東和江青於死裡逃命時出了醜。

赴俄就醫不肯節慾

一九四九年三月廿四日，雖然江青通宵未眠，卻異常的興奮，她隨著毛澤東一行乘坐汽車抵達河北涿縣火車站，然後換搭火車赴天津。雖說江青當年往返於京滬之間，經常坐火車，這一回卻頭一次乘軟臥車廂。上車之後，毛澤東和江青同住一間軟臥房間，其他隨行人員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葉劍英等也各住一間。

平津戰役已結束，毛澤東在天津任命俞啟威為天津市第一任市長兼中國人民解放區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為黃克誠。

按俞啟威（化名黃敬）是江青的第二任丈夫，於一九三三年在青島和江青結婚，是他介紹江青參加共產黨，不久案發，二人被捕入獄，旋由叔父俞大維保釋出獄，繼赴北大求學。江青出獄後奔往北平同居懷孕，俞啟威風流成性與女同志張春敏幽會，江青撞破姦情，怒不可遏，毅然墮胎後，返回上海在演藝圈發展。

江青與俞啟威的情緣，有甜蜜、有辛酸；江青少女時代的性觀念及性愛技巧，悉是俞啟威和她於床第間研習得來的；所以，俞啟威對江青一生的放蕩素性，影響至深且鉅。

當時，江青貴為中共第一夫人，萬分尊榮，俞啟威那敢怠慢，卑躬屈膝的接待，但已不敢有非份之想。江青眼見第四任丈夫毛

澤東是國家最高統治者，第二任丈夫俞啟威榮任北方第一大商埠天津市長，心中有說不出的興奮。可是，俞啟威因年輕時縱慾過度，中年時積勞成疾，於一九五八年病死於天津。

傅作義率部起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毛澤東的專車從涿縣進入北京，毛澤東和江青便下榻於香山的雙清別墅。就在進入北京一個月來，江青走了，離開了毛澤東，離開了北京。

江青沒有在北平持續享受「勝利」的喜悦，和中共王朝第一夫人的風光，上哪兒去了呢？

原來她頓感身體不適，經婦科醫師檢查，發現她的子宮頸口糜爛發炎；據稱是與過度的和不潔的性交有關，有致腫瘤的可能。她一聽之下惶恐萬狀，埋怨毛澤東的莽撞及自私自私害慘了她。

她為了保住寶貴的生命，帶著女兒李訥以及警衛員、護士和一位蘇聯醫生，坐火車到瀋陽轉往大連。在大連機場，一架蘇聯派來的專機載她前往莫斯科，她被安排住在史大林位於市郊的別墅。

蘇俄醫生給江青仔細檢查後，診斷她只是初期性子宮頸口糜爛發炎，略施手術及藥物治療即可，暫時不致惡化為腫瘤。但，蘇聯醫生勸她要「節慾」，注意生理衛生；不必住院，療養一段日子就可痊癒。

江青聽了，卻冷笑反駁說：「上面的嘴

巴一天要吃三餐，怎可讓下面的嘴巴挨餓！
「因為，她那時只有三十五歲，虎狼之年，要盡情享受人生，怎肯節慾？」

敬酒拍史大林馬屁

在蘇聯療養期間，江青最高興的事，是見到了史大林。那是劉少奇受中共中央指派，秘密訪問蘇聯。史大林接見了劉少奇，同時也接見了作為毛澤東夫人的江青。

在宴會上，江青站起來向史大林敬酒，史大林見她那麼年輕，以為她會怯場。誰知她卻拿出演員的本色，不慌不忙地走到史大林面前，高舉酒杯，仿似朗誦台詞一般清楚地說：

「我舉杯，向史大林同志敬酒，祝福史大林同志健康長壽！史大林同志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

史大林聽了江青的祝辭，看到美麗活潑大方的江青，臉上浮現出了笑容，以親切的口吻說道：

「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話，我的健康長壽是你們的幸福；謝謝，我祝福毛澤東同志健康長壽。」

史大林高舉酒杯，和江青碰杯，一飲而盡。顯然的，江青的「馬屁」拍的恰到好处，使這位大獨裁者心花怒放，高興萬分。其影響所及，劉少奇的秘密訪蘇任務圓滿達成，中蘇邦誼更加緊密。史大林對毛澤東逐漸有了好感，進而促成了他全力支持毛澤東參

加「韓戰」的決定。

小麻雀變成了鳳凰

一九四九年秋季，當江青從蘇聯回到北平時，毛澤東已從西郊的雙清別墅搬入中南海的豐澤園。中南海位於北平故宮西側，那裡有北海、中海、南海三海；中南海是指中海和南海。名為海，實則是由人力開鑿的湖。有了「海」，從金元和明初起即沿「海」興建了殿閣樓台，風景秀麗，迨至清代大興土木，成了皇家禁苑。

豐澤園位在南海之濱，建於康熙年間，原是康熙及以後各個皇帝講禮的地方。

江青帶著李訥回到北平，一輛小轎車接她直奔中南海；她是平生頭一次進入曲徑通幽，古色古香，殿閣高聳，綠樹掩映，平湖如鏡的當年皇家禁苑，如入畫圖中。

豐澤園的範圍很大，江青和毛澤東都住於園中的菊香書屋；江青被安排住在北房西頭的兩間屋子住，她和毛澤東的住屋之間，只隔著一間門廳，相對而居。雖說菊香書屋無法跟史大林的別墅相比，但是，畢竟比延安的窯洞好上百十倍。

實在說來，從這時開始，毛澤東和江青已實現了他倆的「帝后」的夢想；享受著「天上神仙府，人間帝王家」的豪華與尊榮的生活。

從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開始，北平恢復原名北京。哪一年的十月一日毛澤東偕

同江青在天安門廣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迎風飄揚，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北京成為新中國的首都。而江青呢！則名副其實的，成為了這個國家的第一夫人，像「皇后」那般傲視群雄，當時她只有三十五歲。僅僅只有十二年的時間，她真的像「灰姑娘」那樣的蛻變了，小麻雀變成了鳳凰。

染指政治施展權謀

此後不久，毛澤東知道她在莫斯科向史大林敬酒時，應對得體；於是，毛澤東慎重地委託她，執行一次使她十分高興的公務——代表毛澤東到北京火車站為宋慶齡送行。

孫中山先生的夫人宋慶齡女士，無論在國內或國際間皆具有崇高的聲望；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八日，當她從上海坐火車到達北京時，毛澤東親自前往迎接，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也一起去歡迎她。十月一日，她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登上了天安門城樓。

不久，宋慶齡因有事要回上海，毛澤東委派江青代表他前去送行。顯然的，江青是很恰當的人選，因對方是女性；江青打扮了一番，前去送行的鏡頭，在中外的電視上播映了出來，大陸上的報紙以頭條地位刊登，文圖並茂，大大地提升了江青的地位，打響了她的知名度。

毛澤東的夫人，畢竟只是一種身份，不是一種職位，不是一個官銜，在菊香書屋間

居，終究不行。因為，江青閒不下來，不願只在晚上作毛主席「洩慾」的工具，她要求在白天的工作。

中共中央組織上斟酌再三，給江青安排了一個不大不小，又適宜於她的興趣的職務，即中共中央宣傳部文藝處副處長。

這是一個富有彈性的副職，她不必天天去上班，甚至可以不管事、掛一個虛銜。但她總算有了一個黨內的正式職務。按她的級別，是夠不上配備專車的，憑仗著毛澤東夫人的身份，她有了轎車，進進出出方便多了。

她企圖染指政治，施展她的權謀，她這個「副手」搖身變成了文藝處的「太上」處長。最初的嘗試，那便是批評電影「清宮秘史」。

「清宮秘史」是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完成的影片。完成後，先後在香港、台灣上映，獲得佳評。主要演員有周璇、舒適、唐若青、洪波等。

一九五〇年三月五日，「清宮秘史」在北京上映，江青調看了，認為該片「內容反動」，是一部「賣國主義的片子」。

於是，江青哪天晚上在菊香書屋的枕席上，向毛澤東耳邊訴說了自己的「觀後感」；由於，她曲意承歡的媚功，征服了毛澤東，獲得了他的支持。

於是，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一次會議上，這位文藝處的副處長發話了，她說：「清宮

秘史」是一部很壞的影片，我們應該對這部影片進行批判。

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副部長周揚，對這位文藝處副處長之言，不以為然。另一位副部長胡喬木，還發表了與江青相左的意見。

借武訓傳大作文章

江青對「清宮秘史」的批判未能如願，心有不甘；她又抓住另一部電影「武訓傳」大作文章。

武訓原名武七，清末山東堂邑（今聊城西）人，以「行乞興學」而著名，受到清朝政府嘉獎，封為「義學正」。

江青的「老相好」之一的趙丹飾演武訓，該片上映之後，最初的三個月，「武訓傳」得到一致讚揚，各報發表文章給該片以好評。「大公電影」雜誌還把「武訓傳」列為一九五〇年十部最佳國片之一。

作為「電影指導委員會」的委員，江青看了「武訓傳」；彷彿眾人皆醉她獨醒，認為該片問題嚴重。於是，她又枕畔耳邊向毛澤東打「小報告」。江青為何要對「舊情人」趙丹主演的影片過不去，內情是江青不滿意趙丹於二十年前把她給他的「情書」，擅自拿給在國民黨統治的上海報紙發表，影響她的形象。

毛澤東調看了「武訓傳」，也由於內心對江青以前的「舊情人」吃起乾醋來，無中

生有的認為這是一部宣傳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影片。

那些拍毛澤東和江青「馬屁」的御用文人，見風轉舵，一窩蜂地批判「武訓傳」：指斥「武訓傳」污蔑了農民革命鬥爭，污蔑了中國歷史。

在批判的高潮中，江青做了一樁自認為得意的事，她組織了一個「武訓歷史調查團」，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前往山東武訓家鄉進行實地調查，成員有十三人，江青以「李進」之名，參與其中；事實上，她才是調查團的主導者。

調查團返回北京後，寫出了「武訓歷史調查記」小冊子出版，於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在「人民日報」上全文連載。

「調查記」上說：「……武訓是一個以流氓起家，遵從反動封建統治者的意志，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階段，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

由於，江青對「舊情人」趙丹的恨意，及毛澤東對「老前輩」趙丹的醋意；故而，「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其人，進而否定了男主角趙丹的精湛演技，也就從根本否定了「武訓傳」。

平心而論，「武訓傳」影片在那個動盪的歲月中艱苦地拍成，真是難能可貴。然而，男主角趙丹一向是左翼電影工作者，用意是好的；倘若考慮到影片的歷史原因，實在

不應該那樣粗暴地對它大加鞭撻。這種一面倒的批判，實際上是「左傾」的思潮初露頭角，後來日漸發展，演變成了「文革」的惡性膨脹。

江青在批判「武訓傳」電影的旋風中，

嶄露了崢嶸的頭角，贏得了毛澤東的讚賞，更啟發了她的政治野心，一場燎原的「文化大革命」風暴與烈火，正燒向演藝界，燒向中國五千年的歷史文化。

她在毛澤東的支持下，磨刀霍霍，在十

年間的「文革」動亂中，千萬人頭落地，幾乎摧毀了全國的歷史文物，比秦始皇「焚書坑儒」還殘暴的浩劫，席捲了神州大陸；史無前例的暴政，真是令人欲哭無淚，罄竹難書。（未完待續）



①毛澤東（左三）與江青（左二）在座車上合影。

②菊香書屋裡毛澤東的臥室。

